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十五至五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六十八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一无能字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易傳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伊川先生曰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蕃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一作患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極天下之

盛大唯王能至之盖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大盛者憂必將至唯用中道自持則可无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之方中也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然噬嗑與豐皆明動之卦噬嗑先動而求明得明而後可亨也豐已明而後動則不期而自亨矣故噬嗑亨繼以利用獄利於求明故也豐无不亨故特曰王假之而已亦猶乾之不言所利也易說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伊川先生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至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

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誡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跡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_{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月盈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禍盈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非動則不能致豐不明以動又无自而豐惟明以動是以豐也豐之為道尚也大也非盡王之道者不至之也日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皆偏照也惟日中无偏照故王者宜法是道以照天下是以聖人貴夫持之而不失也日中而後有昃月盈而後有食昃食皆有憂矣盖以其道失中故也此再明勿

憂宜日中之義也豈特日月而已乎雖天地盈虛尚與時為進退如春為陽中秋為陰中過是皆陰陽之極矣況在人與鬼神者乎孔子作彖略及豐大而言中為詳者大其時也中其道也詳其道所以垂戒亦見豐之時非易處者矣易說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

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一作其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盛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

故折獄致刑民不惑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噬嗑動以求明故雖為雷電而未極其至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也故曰雷電皆至盖明之至而動亦至也折獄斷弊也致刑麗于刑也方動而有明有不明故明罰勑法以申戒之求於明也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是以斷弊而致之刑也易說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災也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無以行一作亨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一无初字九明之初九一无九字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

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一有剛字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它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

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一作心以從事若懷先一作先懷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陽爻則蔀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為之世所莫先者明動而已豐者有為之時也明與動相配之道也初之遇四以明遇動

故言配主非遇配主則不能有為矣輔嗣曰旬均也配主雖均而可與有為故雖均亦无咎而往則有尚是宜往配以有為也過旬災者才力既均則當相資以有成一欲偏勝則為災矣是以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迭自為賓而莫適為主斯无過旬之災矣王氏以旬為均者以初九九四均陽爻也非正應也易說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

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伊川先生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才不足（一有耳字）既其應之才（一无才字）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

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一作而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一作喪明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

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一无意字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有孚發若謂以巳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茍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一作昏暗有可發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增疑疾能不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

而所應得陰故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喻夜見之

象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為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闇者以陰居陰才位不足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蔀者覆障而致闇之謂也居明而豐于闇自致之也故至於日中見斗蓋豐于闇則闇必至焉天下之理明則无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天下之无信者生於不中不正既中且正斯為有

孚矣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无不吉捨中正有孚之德而從居陰從闇之義則惑矣是其所以疑也信以發志者由固有之明信發中正之志則吉也六二有中正離明之德足以致吉有居陰從闇之義足以蔽明是以聖人之辭兩及之然有為則在人耳故人守德不妄動則吉捨德而妄動則疑理之必然也有孚發若內也主在已之德言也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言也是以君子不明則不動終無豐蔀見斗之

患唯智者能之然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
睽之載鬼一車也易說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
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伊川先生曰沛字古本有作斾字者王弼以為幡幔
則是斾也幡幔圍蔽於内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
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隂暗故也三居明體
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

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它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為而上无所頼則不能而

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三應於上上隂而无位隂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所應在隂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絶去上六而不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隂柔之終不可用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王氏謂沛為幡幔之屬然凡偏蔽之象皆謂之沛非必幡幔之類也沫昧也隱昧不明之象

也自蔽其明至於隱昧不明之地則傷其明矣人之有為也目有所見而後手足可為今自傷其明至於幽昧无所見焉是不能有為也故有折其右肱之象无咎者猶雖凶无咎之義蓋言折其右肱疑於凶而无咎也且豐居甚大之際最為大有為之時非天下之至明不足以盡其道今自損其明如豐沛見沬則其才不可以有為也自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強為之則其為過甚矣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不為亦可

謂自知之明矣是所以折其右肱无咎也象言不可大事者既失其明不可有為故也必言折者蓋絶其有為之資示終不可用也九三過中而從隂故有是象右肱偏體也易說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隂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

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一作德有同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

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盖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一作非以暗而不能致豐一有乎字○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為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之豐蔀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

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蔀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之求而有遇也反復參考之則二爻之義實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為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為配主四謂初為夷主夷等也等亦匹配之義迭稱主者均為陽剛特明動相須不能專任以有為莫適賔主惟足於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居於動者知求明以為主故也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易說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彚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月動

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来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虚已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并易傳○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来章有慶須要反已

李覯所錄

易說

横渠先生曰来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

白雲郭氏曰觀豐之世以无所豐為大不知此而徒欲務豐於外是蔽於豐者也蔽於豐故惟見斗見沬而已非處豐之道也猶為之君者居豐盛之世上欲豐於朝廷下欲豐於民物或欲豐其貨財或欲豐其土地城邑宫室車徒之類是不知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故必有一偏之蔽然後從而損其明則向之欲豐今反損矣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為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

豐沛之失且卦辭言王假之又言勿憂宜日中則知能行道者乃能極其至而持之以中道者又所以无憂也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為可尚也来章章之也所以章豐之盛大也豐在彼者也豐之来我能章之而巳苟豐之来我亦豐之是二三見斗見沬之不明也章之之道何如持之守之保而弗失使豐之道久亨於世无加損焉是為章之之道也此五所以獨能至之也不知出此而有一

偏之蔽則所豐者小道而損豐之大所豐者末務而忘豐之本是日中而求昃月盈而求食非聖人章豐之道也來章如是則其慶其譽何時而已耶是為六五之吉也不然苟務豐而不知善終之道聖人无取焉故豐其屋蔀其家固非有期於闚其戶闃其无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可不戒哉易說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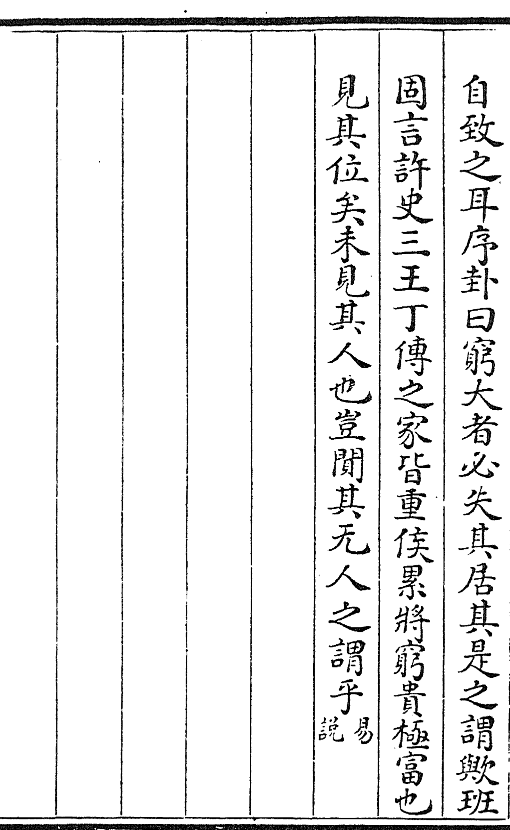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一无上字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絶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

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户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絶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壘其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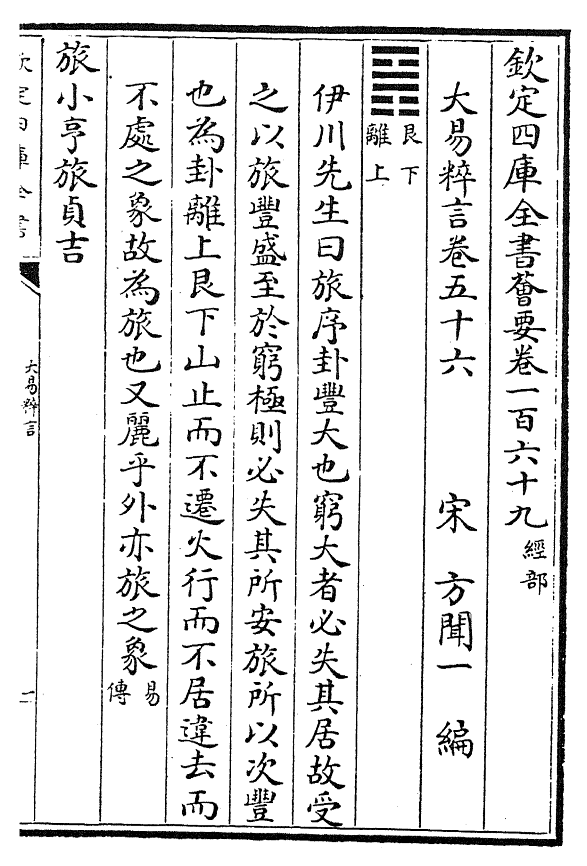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屋之覆障非特蔀沛而已而豐其屋蔀

其家又為自厚於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於豐之道豈不小哉然天下之理有謙盈之異効雖欲自厚其如天地鬼神何故豐屋蔀家者固非有期於闚其戶闃其无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也久而无所見其凶甚矣見斗見沫猶有見焉上六既極故不覿而凶也天際翔者天際之高不可極也高不可極而欲至而翔焉是不知豐大之无以加遂窮无猒之欲者也故為豐其屋之象自藏者其无人也非由人致之實



自致之耳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其是之謂歟班固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也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閴其无人之謂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六十九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艮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易傳

旅小亨旅貞吉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所居而未困故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是以言小亨又

曰旅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必不大於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小於小亨也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易說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

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而後得一作能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旅自否来以六五為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為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麗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

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為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為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為大義亦以山上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為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為小亨矣觀此則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為大也如此是以詩人於闇亂之世則思古明王盖下民之至情也易說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伊川先生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无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于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雖象有大小不同其為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以舜之聖猶至於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于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愼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為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於卦象而不見於卦辭故孔子於象明之此盖義之大者也易說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

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它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迫自取災也

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

冗細其所為取灾之道也

白雲郭氏曰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

然後足以得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於瑣瑣細末之務則闇於大義是其所以為取災之道歟夫窮志卑力於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為於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慎哉易說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

也

伊川先生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蓄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

免於災厲則已善矣○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_{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雍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不能困也

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易說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先生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

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在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易說

白雲郭氏曰旅以致明為大而柔順中正亦足以亨

九三剛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於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為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為厲矣夫旅豈與人之道哉君子修己安人自卑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旅有火之性也易說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

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四以近君為當位

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旅於處也所應在初初為瑣瑣志窮卑下不能自助於己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故其心不快（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蓋

亦安於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能自修巽夫童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之快何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是也不然則雖得資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而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為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

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一无上字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譽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又為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為文明之君豈非射雉一矢亡之象乎君子藏器於身得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于天也蓋言人君修德於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

致治之象茲豈旅之義乎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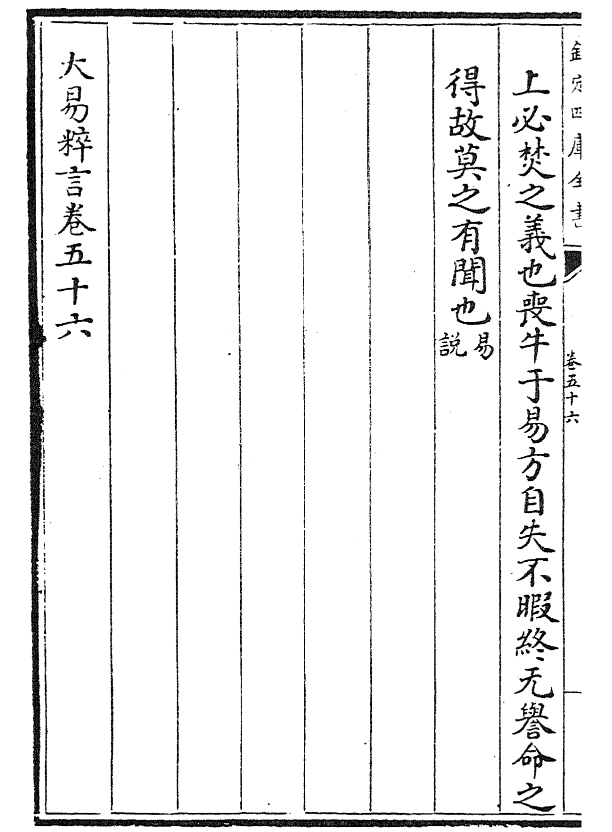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先生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一无止字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

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而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夫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白雲郭氏曰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何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於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三者究其終皆无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于



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七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易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兊皆剛中正巽說一作兊義亦相類而兊則亨巽乃小亨者兊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巽與兊皆剛中正巽兊義亦相類而兊則亨巽乃小亨者兊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雍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

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沉潛剛克之意與易說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復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中重復也丁寧之謂也○剛巽乎中正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

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下皆巽是為重巽上以巽入而化下下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剛巽乎中正而

志行者上以巽而化下是剛以巽而无太過也柔皆順乎剛者不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无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亨而利也易說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先生曰兩風相重一作從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

從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皆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是而從其於中命行事也何有易於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強知亦難矣哉易說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并易

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於武人之貞則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六二又以柔而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者不膚撓不目逃其志決於進者也初六疑於申命行事之際則敗其志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己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諸

是也然道雖不一於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易說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即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

禮可以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正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一无則字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

在牀下然不失中道下為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為之使吉而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諭虛華過實者言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於恭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是道也雖神明可交而受福況人乎然過於巽在聖人之道疑若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得中也然惟

九二剛中故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殆且過矣易說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資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為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

巽是其志困窮可吝之甚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宜志在比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

白雲郭氏曰過於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以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

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賔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成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

一无悔字

之功也傳並易

横渠先生曰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或乘剛悔終可亡近比於五不為諂妄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不私其累而樂為已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近君志決於進无初六之疑既无羣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

則剛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巽之道豈柔弱畏懦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易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明道先生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於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正中為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已

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為善失中則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讓始也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為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

時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為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為象以柔而用剛也唯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唯用剛故有九五正中之德是為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人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

也故必先後三日而申命之夫上有巽入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莫易於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至者令出唯行弗唯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為吉也庚即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申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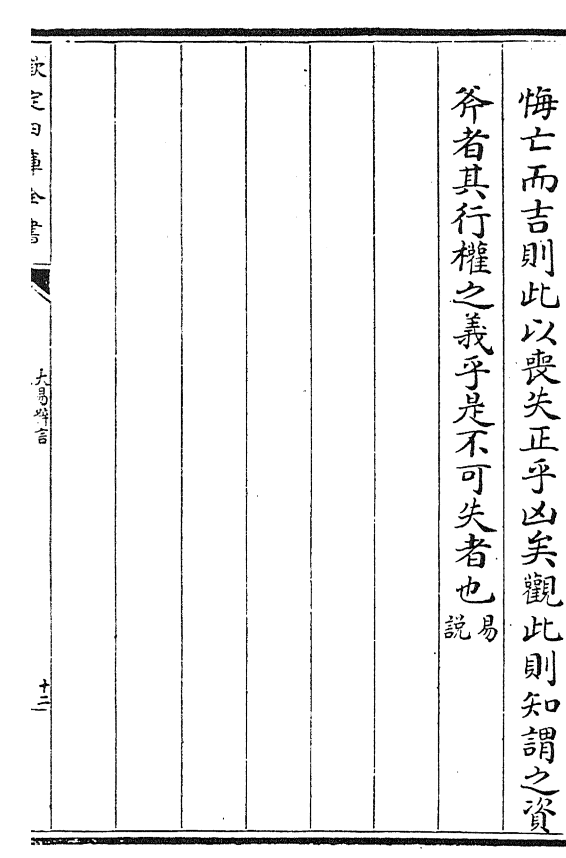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先生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一无者字）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通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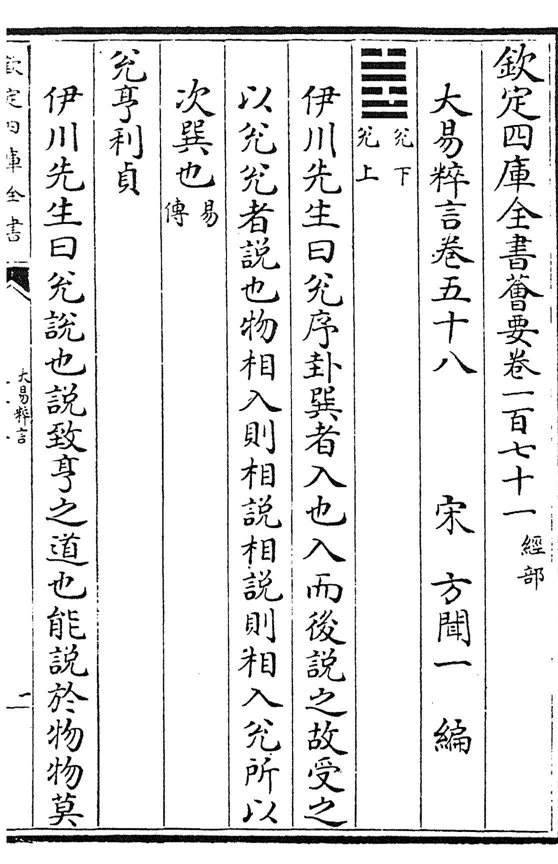
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巽過極難為之下物不為用故曰喪其資斧凶資斧尚喪餘用殫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為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故巽在牀下无用於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亡之利彼以


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失者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七十一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 兌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易傳

兌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

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一作吝故戒利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兌之為說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以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為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唯貞則无私矣故兌因貞而利也易說

彖曰兊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先生曰兊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貞一作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于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易傳

白雲郭氏曰兊之為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

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兊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兊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此得兊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兊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

心悦而誠服也中心説而誠服充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應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唯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説天下知説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説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説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説聖人有所不敢為必説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説在患難之先則民可

忘死民或未說而覬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無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徇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處之无事矣說道之大有至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若

孟子者所謂知説之先民者歟易說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伊川先生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説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説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易傳

天下之説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悅无害兊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兊澤有自相滋益之意語錄

白雲郭氏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徵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来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况天下大說又有在於朋友講習之間乎易說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疑也

伊川先生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

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一无偏字）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一作處順）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兊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兊之吉也夫知和爲說不和爲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爲貴何爲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惑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亦无自而至矣易說

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説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内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説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忘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説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

且悔亡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兊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兊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君為容悅者也昔成湯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

不同其與九二孚兊信志之理一也易說

六三來兊凶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兊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内為来上下俱陽而獨之内者以同體而陰性一作性陰下也失道下行也〇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白雲郭氏曰来兊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

求説是以凶也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説也故不能决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决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説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

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已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適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諂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兊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擬議不遑是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曰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兊說之

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兊未寧者如此至於亨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舍所說而比五故為商兊之義然兊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易說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不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

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剥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盖指上六故孚于剥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猶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剥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剥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

剥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兊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說誠服而有此厲何哉蓋兊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悦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兊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剥位正當也剥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剥之

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易說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它卦至極則變兊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〇說既極矣又

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

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

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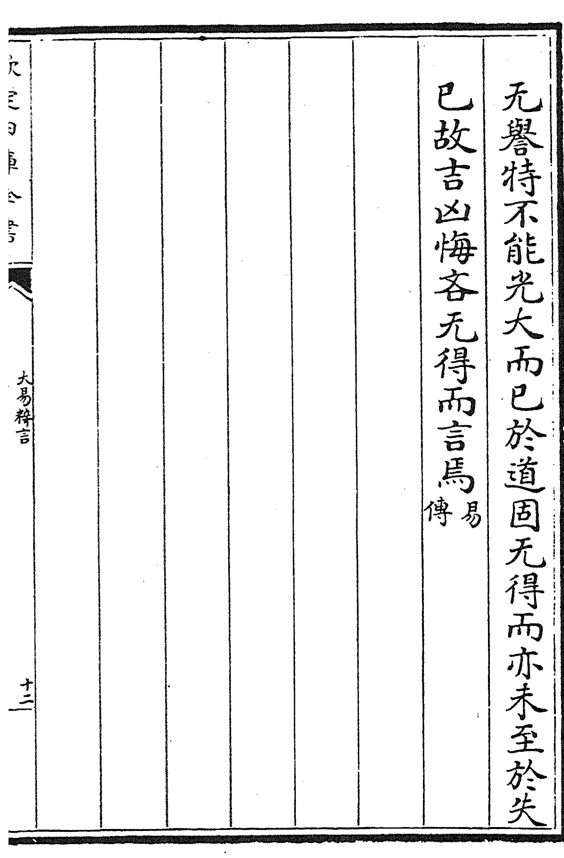
不能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為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

多也 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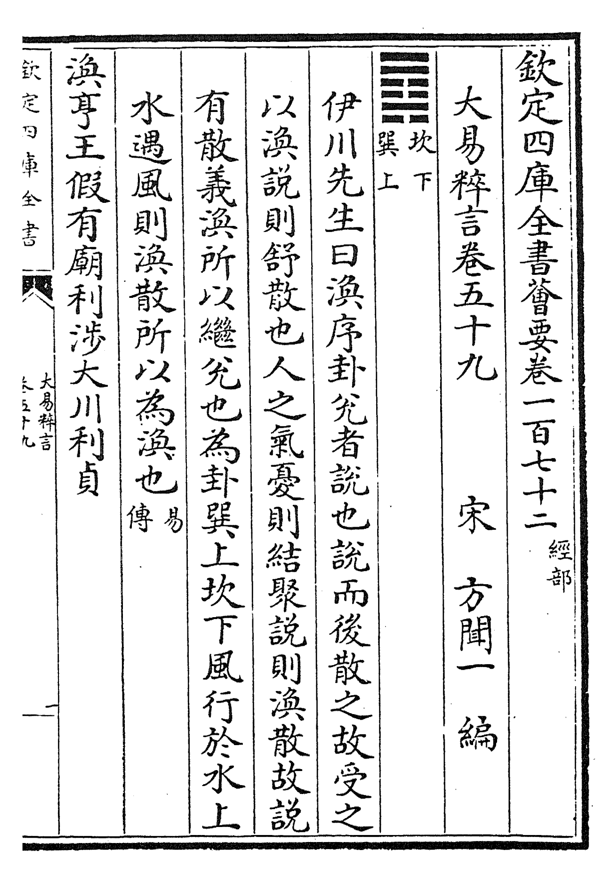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

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毀



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易傳

大易粹言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七十二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五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渙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易傳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渙離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一作必由中能一有利貞字收合人心則散者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則其說蓋有言論之所不能及也非求之度數之末所能知也惟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為渙而散天下之難亦為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難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難渙則

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於有廟以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才也利貞者渙難以是為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有廟孝享必至於嚴父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于帝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易說

彖曰渙亨剛来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

由九来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来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来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

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於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之道莫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川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為二柔自二升為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內升位乎外而上同此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王居於渙難之中故難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易說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伊川先生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覲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

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易傳

白雲郭氏曰水難也風行水上則无不散矣此渙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難渙之時莫急於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易說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

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无不濟矣是其所以吉也天下之事辨之於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為渙難者初能比二四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於其應能免其身者矣明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健順為義故坤

之象有取於馬也易說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伊川先生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亡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

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頼盖渙之時合力為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有一字吉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頼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奔其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之剛自外来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為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唯得中就安故象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與悔亡皆去危之義易說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

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志應于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于渙而无悔悔亡者言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授上而進惟求自脱于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渙離之時六三知應于上而不知有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其為

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應終亦不為悔也志在外者志應上九也易說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

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元能字使之群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賛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智賢孰能如是○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已處險外无私其事常以拯衆為心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於五則非能平均其慮者也

白雲郭氏曰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為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能渙天下之難也羣者天下惟於難者也能渙天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於其躬而已故元吉難雖渙散猶若有丘馬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丘則匪夷矣有

丘匪夷之思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巳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亡苞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王懲而毖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於夏商可見然易之象變屢見於彖至渙尤明見於二爻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唯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辭可得也易說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伊川先生曰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惟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使合也非群臣同助合力其能濟乎爻義

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王居謂正位人君之正位也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為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咎不私于應故能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王道自居乃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令出唯行弗唯反則號令之出猶其渙汗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君臣合德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則王居

之渙羣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則宣力四方盡臣職也吉孰大焉故元吉此君臣之義不同也易說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于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于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

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愓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愓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其害則可免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

之憂故渙其血去逖出而後无咎也逖遠也違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於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然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哲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與此蓋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吉可以知凶由凶可以見吉斯得知微知彰之義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五十九

謹案卷五十五第十頁後三行見沬暗之甚也刋
本見訛是據程子易傳改
卷五十六第一頁前五行旅所以次豐也刋本脱
次字據程子易傳增
第一頁前六行違去而不處之象刋本而訛為據
易傳改
第六頁後一行六二柔順中正刋本六訛九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故雖得其處止刋本處訛正據程

子易傳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故取鳥象刊本象訛巢據程子

易傳改

卷五十七第六頁後三行又在下體之上刊本脫

上字據程子易傳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刊本得訛

行據程子易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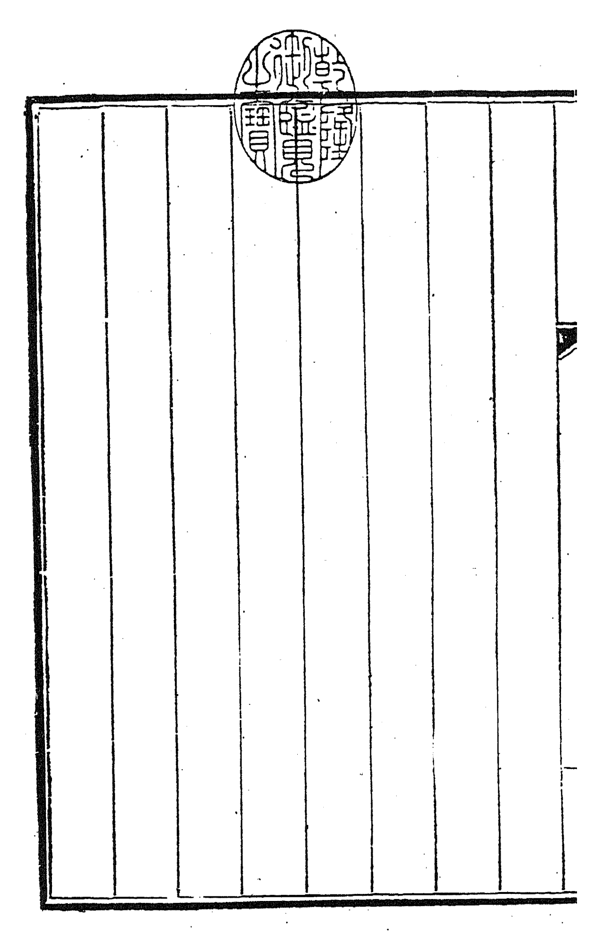
卷五十八第八頁前七行而疾遠邪惡刊本遠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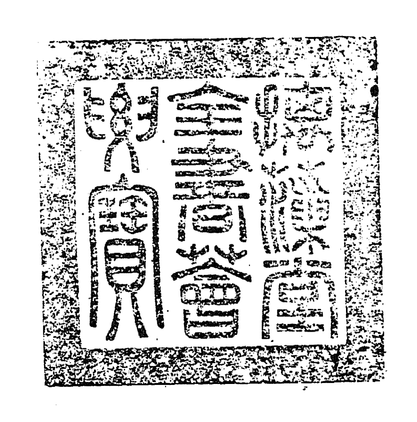
悉據程子易傳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既極而强引之長刋本引訛與據程子易傳改

卷五十九第一頁前七行所以為渙也刋本脱以為二字據程子易傳增

第六頁前八行而不在險中也刋本險訛陰據程子易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沈東昇